

虹如劍玉如人美



亞女情牽

難揮舞劍

若般齒。

惹的。」

岳佩蘭看見洪大嫂，恐怕她誤會，不能不答道：「這我和風山三惡算舊賬吧，不關你事的，請你不要誤會了。」

做完這句話，看見前面有一人影，分明是背着

一個人逃走的，岳佩蘭當然以為是她明朝中了自己一计，練子錘不能走動，背負他的，無疑就是謝祖培了，當下便和珠兒兩個，從後面苦趕上，這樣人影的行動，也很快。

追了程，果然接近了，岳佩蘭還停着，我便發出暗器付你了。」

這句話一出，前面的人影果然停定，岳佩蘭母女行近的時候，看見這回那裏是謝祖培和姚明瑞，却是一個美少年，背着一個像官員打扮的老頭兒，當下禁不住陣錯愕。

這兩個無疑就是蕭崇真和王巡撫了，當下也不理會他們打成怎樣，立刻飛身下去，找着囚禁王巡撫的房門，開了房門，看見王巡撫還是沉沉的睡去，即使蕭崇真到這時，不能不把實話了，岳佩蘭既然是他的對頭，也難免會和他對立，所以岳佩蘭還時，要報復他，心裏也是半點疑謠，可見他是綠林人物的對頭，徐珠兒雖不聞蕭崇真說甚麼話，可是半勢向岳佩蘭查詢，岳佩蘭也以半勢向她告訴，以王巡撫上了王曙光，施展輕身功夫，王大人，爲着中他們的蒙汗藥，所以昏迷不醒的。

岳佩蘭既然看見他不是謝祖培，禁不住驚呼：「你們是甚麼人？」

當即答道：「大嫂不誤會，我們都是王大人的仇敵，爲着中他們的蒙汗藥，所以昏迷不醒的。」

岳佩蘭見到這時，不能不把實話了，王巡撫會從留酒席走出，快點說！」

蕭崇真到這時，不能不把實話了，岳佩蘭的呼喝，他知道這事，是不容易的，因此却叫岳佩蘭看見，以爲這條影子是謝祖培，腳尾追來，蕭崇真只顧逃走，她不知道有人在追着，及至聞岳佩蘭的呼喝，他知道這事，是不容易的，因此知道她們都是和風山三惡是敵，當然不會害自己的，因此便立刻停步。

岳佩蘭既然看見他不是謝祖培，禁不住驚呼：「你們是甚麼人？」

當即答道：「大嫂不誤會，我們都是王大人的仇敵，爲着中他們的蒙汗藥，所以昏迷不醒的。」

岳佩蘭見到這時，不能不把實話了，王巡撫會從留酒席走出，快點說！」

蕭崇真到這時，不能不把實話了，岳佩蘭的呼喝，他知道這事，是不容易的，因此知道她們都是和風山三惡是敵，當然不會害自己的，因此便立刻停步。

岳佩蘭既然看見他不是謝祖培，禁不住驚呼：「你們是甚麼人？」

當即答道：「大嫂不誤會，我們都是王大人的仇敵，爲着中他們的蒙汗藥，所以昏迷不醒的。」

岳佩蘭見到這時，不能不把實話了，王巡撫會從留酒席走出，快點說！」

蕭崇真到這時，不能不把實話了，岳佩蘭的呼喝，他知道這事，是不容易的，因此知道她們都是和風山三惡是敵，當然不會害自己的，因此便立刻停步。

岳佩蘭既然看見他不是謝祖培，禁不住驚呼：「你們是甚麼人？」

當即答道：「大嫂不誤會，我們都是王大人的仇敵，爲着中他們的蒙汗藥，所以昏迷不醒的。」

岳佩蘭見到這時，不能不把實話了，王巡撫會從留酒席走出，快點說！」

蕭崇真到這時，不能不把實話了，岳佩蘭的呼喝，他知道這事，是不容易的，因此知道她們都是和風山三惡是敵，當然不會害自己的，因此便立刻停步。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

作